地铁“挖”到黄陂岭

□杨中标

武汉方言中,“挖”(读第二声wá)字有“低头用力,向前抵进”的意思,比如“挖倒脑壳走路”“两头牛挖架”等等。这些方言俚语,对左岭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经历了武汉“乡里人”和“城里人”的两重身份,对其语音词义,有着天然的无师自通、一听就懂的本领。但说“地铁‘挖’到黄陂岭”,左岭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觉得这是个开天辟地第一回的新鲜事。

武汉最偏远的乡镇当数左岭,左岭最偏远的行政村当是黄陂岭。六年前,武汉地铁11号线东段开通运营,一条“地下潜龙”闷头闷脑地“挖”到黄陂岭来,从而结束了左岭地区交通欠发达的历史,也改变了左岭老百姓对城乡距离的认知。

以前,左岭人去武昌、汉口,不说去武昌、汉口,而是说“上去(读qì)”“到高头去”。这个说法,除了目的地和出发地分别处于长江上下游外,也体现了左岭人对去城区路程遥远的畏怯与恐惧。“上去”和“高头”,有“高不可攀、远在天边”之意。的确,以往的左岭人要去武昌或汉口,那真是难。

其实,从左岭到武昌街道口的直线距离也不过30余公里,但“自古华山一条路”,昔日从左岭到武昌,必然翻山越岭、涉水过沟,兜兜转转,迂回十几里,才能从武昌县(今江夏区)豹澥乡(街)新店村走到大路上去,上了316国道,才能去武昌。

316国道本是一条古驿道,1935年改建成“武黄公路”,为渣土路面。武汉沦陷时期,日寇在新店路段埋设地雷,路过的农妇将暴露于地面的引线误以为是路人遗落的一截棉线,遂上前拾拽,不料引爆身亡。一条通往武汉的简易公路,不仅记录了左岭百姓的出行艰辛,还见证了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即使后来没有战争的危险,但民用交通工具滞后,进城全靠双脚步行的现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听我母亲说,有一年冬天,我的姑太在武昌蛇山南坡乃园的女儿家小住,忽然思念来袭,不顾劝阻非要独自冒雪步行返家。她走完了白天,迎来了黑夜,中途不得不在一户农家借宿,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步履蹒跚地回到左岭。我母亲还说,过去,我的外公为维持生计,农闲时就充当走村串户的摇鼓货郎。那些针头线脑需要从武昌进货,于是他凌晨出门,深夜归家,这一趟往返,差不多也要步行20个小时。也算是“道阻且长,行以致远”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改建老武黄公路,即316国道关山口至左岭路段。虽然路面并没有拓宽,但铺上了沥青,交通状况逐渐好了起来。1958年,武汉在左岭地盘上建设葛店化工厂,公交公司开通了25路公交线路,左岭和葛店的群众坐上了红白相间的老式公共汽车。不过,公汽班次较少,等车和挤车,也是一件非常考验耐力和体力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从那时起,去武昌或汉口,再也不用步行了,这是意想不到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我父亲和母亲乘坐25路公汽,在始发站中华路码头下车,站在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下,照了一张全身合影照。坐汽车,照结婚纪念照,是那个年代那代人引以为豪的时尚之举。作为武汉最早开通的“市通郊”公汽,25路班车一直保留下来,至今已经运行了66年,可以说是左岭人时代记忆中的珍藏版。

1980年的冬天,我应征入伍去外地当兵,从此离开左岭30多年。其间,也偶尔回乡探亲、办事,但舟车劳顿之苦自不待言。有一年探亲归队,父亲送我去新店站乘车。我们从家里出发,走在乡间的田塍地埂上。我见父亲扛着帆布提包有些吃力,于是让他放下提包,提议我们一人提着一边的提耳,共同负重前行。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农村人,哪有这种做派的?他硬要一个人扛。我过意不去,和他轮流将提包扛到了车站。又在路边等了好久,才等来一辆班车。我站在拥挤的车厢里,见窗外的父亲还站在路边不肯挪步,一直目送班车开远。我突然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想起了我的父亲在回去的路上,还要越过的那些沟沟坎坎。

2007年,武汉将武昌雄楚大道向东延伸,起于光谷,止于葛店,全长21公里,最早叫“光葛大道”,后来改称“高新大道”。高新大道的建成通车,为左岭人出行提供了除老武黄公路之外的第二种选择。

2011年,光谷东扩,武汉启动左岭新城建设。昔日的穷乡僻壤迎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期,左岭4万多原住民集体“农转非”。这不仅仅是“乡里人”向“城里人”身份的简单转变,更是左岭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城市文明的全面学习和全盘接受。他们准备好了吗?

我又想起了我的姑太,她在生前曾闹出一个笑话。有一年,生产队放电影,她看到银幕上的千军万马,不禁感叹地说,请这么多的人来演戏,哪个“趟得起饭”啊?如今的左岭人面对左岭新城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有像姑太一样的疑惑。每天早晨一睁眼,一起床,如果想去武昌或汉口办事、购物或玩乐,都要犹豫一番,颇费思量地在交通线路和交通工具上作出“艰难的选择”。不是没得选,而是选花了眼。

老武黄公路经过拓宽改造,现为双向6车道,是武汉的东大门,也是横穿左岭的对外重要通道之一。紧邻左岭新城的高新大道为双向14车道,简直和飞机跑道有得一比。道路两侧,近千盏白玉兰造型的5G智慧路灯直指云霄。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两条蜿蜒盘踞在半空的巨龙,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璀璨如星河。离高新大道不远的高新二路已经升级为光谷区域内的东西向交通大动脉,直通左岭工业园区。除了上述三条城市主干道,作为城市次干道的科技二路也延伸到了左岭新城的九龙湖街。行驶在这些道路上的,既有城市公交、区间公交,还有定制公交、微循环公交。所以,如今的左岭人想出门,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是“分分钟”的事情,再也不会像几十年前那样犯难、着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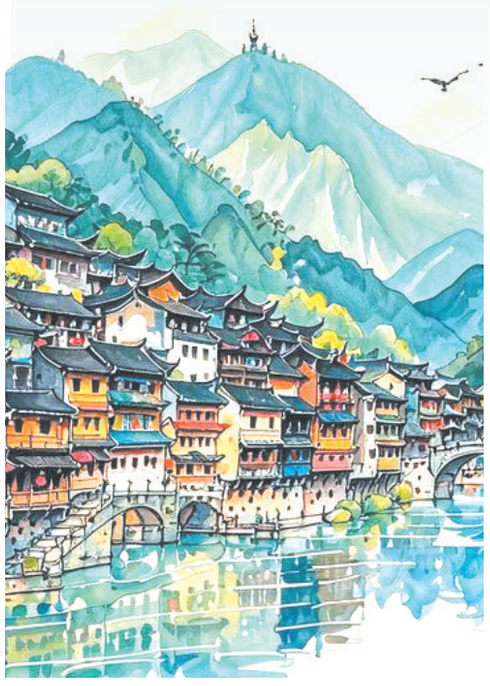
最让左岭人喜爱的还是地铁。2018年10月1日,地铁11号线开通运营武汉东站至左岭站;2021年1月2日,开通运营左岭站至鄂州市葛店南站,这是武汉城市圈首条跨城地铁线路。左岭人下楼即上地铁,坐上地铁,眨眼工夫就能在两个城市之间穿行。地铁11号线的建设者,为这条“地下潜龙”精心选定了标志色——云鹤黄。人们坐在舒适的空调车厢里,沉浸在和平、自由、纯洁的氛围里,一边享受着风驰电掣的快感,一边展开飘逸、美好的想象,以风的速度,电的热情,去追赶幸福和甜美的未来。当目的地已到,人们快速地上升到地面,一个国际大都市全新的风景瞬间就出现在了眼前。原来,过往和当今,仅有一夜的距离,城市离我们很近,现代文明离我们很近。

站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央,回望我们来时的路,那仿佛是一场世纪大梦。当梦想变为现实,当梦想照进未来,我们有理由告慰曾经含辛茹苦的左岭先民,也当激励如今无忧无虑的后生。

老乡,我们都在左岭地铁口等你。

雨路:湘西与镰仓

□武歆



一

生活中隐秘着某种天然存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几乎无所不在,它站在高高的山顶上,藐视“时间与空间”并穿越“时间与空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把它束缚与遮蔽,这种隐秘的天然联系还会在某一时刻悄然浮现,恍惚之中早已惊扰了沉睡的过往,并构成某种无法解读的暗喻。于是……种种联想漫天飞舞,比庄子放飞的蝴蝶还要绵软、还要伤感。比如,去湘西、去镰仓;比如,沈从文与川端康成;还比如,《边城》与《雪国》……这种不断交叉出现的画面令我纷乱与欣喜,初始的激动终于慢慢沉静,像蝴蝶悄落在枝叶上,翅膀不再抖动,犹如标本一样静止。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能听到我的心动,只能听到我的喃喃自语。

二

去湘西、去镰仓,虽然相隔一年,但是恰巧都在四月里,都是飘着细雨的阴霾天气,不仅路面湿滑,走路也是小心翼翼,就连思考都是湿漉漉的,于是所有联想在细雨中无限地延伸,白茫茫一片,地理边际和思想边际全都模糊起来。

我在今年的镰仓,想到去年的湘西凤凰。

记得去年我从来到湘西凤凰到离开,四五天的时间里,每天早上出行时都要撑上一把伞。看似雨不大,但不打伞,先是感觉脸上、眼睫毛、手背湿了,随后低头看见膝盖、鞋子也湿了,那会儿大概双肩也早就湿了吧。凤凰古城的街道很窄,街道两旁的房屋大多两层,也有三层、四层,邻水的“吊脚楼”还会更高些,几根单薄木棍交叉支撑,远望过去总是感觉要在某一时刻轰然倒塌,却不料它们已经有数十年乃至更久的建筑历史;所有房屋都是木门木窗木屋,向外伸出的房檐也是木质的,在雨季中散发出来木质特有的味道;有的则是灰色的砖房,想必是后来建成的,但与老旧的木屋紧挨着,看上去也不违和,无论你是远观还是近瞧,倒是和谐统一;又因为房屋依山而建,到了夜晚灯光亮起来,像是瀑布一样流淌。地面是干净的石板路或鹅卵石路,因有雨水浸湿,虽然没有太阳照射,地面依旧闪着晶莹的亮光,每一束亮光都能映射出周边的屋、物、人以及天空的模样。街道两旁的房屋有的是住宅,有的是腊肉店,门前挂着苗家腊肉制作方法的照片,探头细瞅,店铺墙上挂着的腊肉,犹如截了半截枪托的黑色猎枪;还有逼仄的小饭店,带着辣味的香气从小饭店里面飘出来,顺带也把“黄牛肉粉”的招牌包裹了,闻着雨中的辣香,有时鼻子就会不自觉地发痒,忍不住打个响亮的北方喷嚏。凤凰老城保存完好,特别是古城楼,让沱江边上老迈的凤凰城有了坚硬的依靠。我住在东门城楼下一家客栈的二楼,无论是出门还是站在阳台向外瞭望,厚重石料建筑起来的古城墙近在咫尺,仿佛上前一步就会“曝牙齿咬狗蚤——撞到的”(凤凰地区歇后语)。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气候潮湿,好多石块表面已经发黑,用手摸一摸湿墙,特别能够理解“岁月悠悠”的内涵。

在湘西凤凰老城的日子里,心绪总是带着忧伤。同样,忧伤心绪在镰仓也是始终伴随,像是心爱的人永远不离不弃。

我从东京大田出发,去镰仓需要地铁、特急(火车快车)和慢车(绿皮小火车)的“三车联运”,绝不是简单的一次倒车,而是需要很多次倒车,注意力稍有偏差,立刻就会坐错车,一旦坐错,可不是再坐回来那样简单,有可能差之百里了。坐绿皮小火车犹如探险,火车穿行在村庄里,车厢与两边住宅不到一米的距离,紧紧擦着院落木栏杆呼啸而过,从窄小院子里伸出来的树木枝叶,被小火车带起来的风撞得花枝乱颤,树叶上的雨水把火车玻璃打得一派斑驳,觉得世界瞬间乱了套。一个多小时的行程终于完结,走出雨雾中的镰仓车站,回身再望,车站变得像是高山上的庙宇道观,细风吹拂,仿佛身在由125个“话”组成的《伊势物语》中,每段“话”的前面都有“从前”两个字,那一刻时间被“从前”无限拉长,把普通日子变成了神话传说。镰仓街道很窄,感觉比凤凰老城街道宽不了多少,但要走公交车、小汽车,把行人边道挤压得非常窄,宽度只能走一个人,再加上打着雨伞,后面的行人要是有急事,想要快走几步超过前面的人,对于谨慎礼貌的日本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镰仓与奈良、京都并称为日本三大古都,几乎就是“三步一宫、五步一社”,作为镰仓时代幕府的政治中心,那个时期的建筑保留下来不少,特别是普通百姓住宅,感觉矮小得不可思议。一个白衣女孩牵着一条白狗,走过一幢由于风雨侵蚀已经变成黑色的木质建筑,相互比衬,更是觉得那座古老庭院太小了。

三

为什么要去湘西凤凰?为什么要去神奈川县镰仓?细想起来,除了美丽风光和人文景观,还因为沈从文和川端康成,他们才是我前往这两个地方的原始理由。1980年我开始学习写作,这一年因为参加工作,每个月有了11元工资,除去给家里上交5元生活费,可以自由支配6元钱,想买什么书就可以买什么书;还是在这一年,我参加了天津一家区级文化馆的文学辅导班,与众多文学爱好者在一起切磋创作经验,交流读书心得;还是这一年,在一位大学老师讲座中,我知道了沈从文和川端康成,还有他们的经典作品,我开始去读他们的著作,去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四十四年前,我在阅读沈从文与川端康成作品时,并没有想到要把两位大师放在一起进行叙说,从来没有这样联想过;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著作隔上几年我就会重新读一读,每次读来都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拥有新的感悟。近十多年,我始终坚持做一件事,只要到另外一座城市,我就会尽一切可能去找寻我喜爱的作家故居或是作家墓地,我相信这才是理解作家和其作品的有效途径。

在湘西的凤凰古城,我先去沈从文墓地拜祭,然后才去他的故居。依旧是冒雨前行。沈从文墓地在古城东面的听涛山。路上没有人。因为有指示牌,非常容易找到。墓地没有坟冢,一块取自听涛山的天然五彩玛瑙石作为墓碑。站在墓碑前那块稍微平整的空地上往前看,山下黑顶白墙的房屋被茂密的树林裁剪成一个个小方块,又被弯曲的石阶连接起来;再往前看,是静静流淌的沱江,墓碑后面则是翠绿静谧的山林。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这里为什么叫听涛山了,犹如大海波涛一样的声响,时刻在耳边回响,那是沱江水声与山上树林声音的混合。那一刻,周围的一切都与墓碑上的文字融为一体: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简洁而又令人深思的碑文,与素雅的氛围相互衬托,给了所有来者拥有漫长时间去思索,绝不会有人打扰。我把从一位老妪手里买来的用自然生长的野花编织的花环,双手放在沈先生墓碑前伫立许久。转天,我又冒着细雨去了中营街上的沈从文先生故居。从死到生,混沌中我似乎选择了沈先生人生旅途的正确解读。故居与他墓地一样,还是没有人,我只能解读为下雨的缘故。将近百元的门票让我不解,为何要收门票呢?那么一个低调的人、那么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假如先生依然在世,他是否会像嘲讽“克莱登大学”那样说上两句无奈的话,抑或苦笑着转身走开?故居保存基本完好,庭院中间放着一口巨大的水缸,里面的雨水有些混浊,散发着暗幽幽的绿色的光。书房里面的书桌油漆斑驳,桌面上破损了一个好大的洞,不知为何书桌上还放着一个三层提盒。墙面上挂着字画,沈从文父母照片,沈从文少年时代照片,还有与家人的合影以及与夫人张兆和的旧照,展柜里有先生的手稿以及出版的部分图书。先生坐的太师椅是梓木料的,已经非常破旧,标识牌关于太师椅介绍还比较详细:长66厘米,宽52厘米。在沈氏故居中,我看得最久的是书架和留声机。当下作家特别喜欢追求顶天立地的宽大书架,再看沈先生的书架,感到心中涌现一种无名的伤感。两个书架是先生在北京寓所用过的,后来运到了故居。非常简洁,两个厚木板做立柱,再用五个横向木板联结,变成了没有后挡板的书架,单薄俭朴得令人莫名心酸,如此简陋书桌与书架,丝毫没有影响沈先生写出影响深远的著作。留声机算是故居中唯一的奢华品,据讲沈先生生前喜欢边听音乐边写作,如今它立在木板床的旁边,无声地讲述着沈从文先生的生前故事。

那么在镰仓的川端康成的旧居呢?从镰仓火车站到川端旧居,坐公交车四站地,但需要等待,坐出租车倒是很方便。我通过翻译软件与司机交流,西装领带的老年司机,长得像《血疑》里饰演爸爸的演员大岛茂。他说他知道川端康成,但是不知道他旧居在哪里。我按照定位告诉了地址,他点点头。出租车在细雨中行驶,路上讲他从来没有拉过游客去川端康成旧居,这是第一次。我告诉他我来自中国,他非常友好地笑着,说欢迎你来镰仓,镰仓有美景,也有美食。我在网络上查询川端旧居,定位在一条街道,距离镰仓宫很近。经过十几分钟的行驶,“大岛茂”告诉我到了。我查看手机定位,再望车窗外,没有镰仓宫的影子,只是一条无人的街道,但定位显示确实到了目的地。“大岛茂”问我,是否还需要他等待?他说这里没有出租车,公交车大约一个小时才来一趟。我不想匆忙离开,谢过他的好意便下了车,车费不贵,一千三百日元。我撑着雨伞,一个人站在无人的街道上,这是日本农村,硬化的地面上有着清晰的交通标识。地面上的排水沟露在外面,但是水质清冽,没有异味。水泥电线杆子上的电线异常杂乱,杆子上还贴有治疗皮肤病的小幅广告。独立住宅的围墙不高,能够看见窄小的院落里花草旺盛,修剪得整整齐齐。住宅的墙壁上基本被花草覆盖,每家每户都有着不同的装修风格,几乎没有同款样式,但有一个明显感觉,那就是小巧玲珑,犹如盆景一样精致。明明到了川端旧居,却又找不见任何标识,正在沮丧之时,一转身,猛然发现“蒲原有明旧居迹(川端康成旧寓迹)”的标识碑就在我身后。那一刻我几乎要流下眼泪。千里迢迢来访,总要寻个标记,现在好了,终于……川端康成就在我的身边。石碑很旧了,如同镰仓乡下地区的建筑一样,风化的石块全都泛着黑色。石碑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一幅拓印在石碑上的照片,是当年浦原家旧居的模样,低矮的木屋全部隐在茂密的树木中,旧照的右上方是一张川端照片,他戴着眼镜,头发很短,穿着和服;石碑下半部分是川端生平介绍。因为风吹雨淋,所有画面和字迹全都模糊不清。标识碑旁边是一个木架子,放自行车的地方,地面铺着碎石子,旁边还有一辆丰田小汽车。静寂无人,又因为下雨,小鸟都回窝了,连鸟声都没有了。标识碑的旁边是一户人家,两层独幢住宅,米黄色的墙围。住宅外面的小院没有门,门口对讲机上面写有“蒲原”二字,可能川端康成后人还住在这里吧?我舍不得马上离开,在周边慢慢走着,这才发现镰仓宫——明治二年(1869年)建成——就在川端旧居不远处,也就是两百米的距离,我走进里面,只有两个游客正在“洗心”处,用长把水勺漱口,然后又洗手洗脸,最后缓慢走到正殿前,双手合十祈祷。离开镰仓宫,我在周边闲走,有展览馆、医院,还有小超市,水果蔬菜特别标注有“镰仓产”字样,看来本地人对于家乡产地的蔬菜水果,有着特别的倾向。雨丝时密时疏,也让我想起在大阪寻访川端康成诞生地的过程。与在湘西凤凰古城拜祭沈从文不同,那是“从死到生”,拜祭川端康成则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来镰仓之前,我先去大阪找寻川端的诞生地。犹如旧居挨着镰仓宫,川端在大阪的诞生地则紧邻神社天满宫,如今那里已经是一幢公寓楼,同样是一条寂静小街。

四

阅读《边城》和《雪国》,总是让我多次合上书本,沉吟良久。不是看不下去,而是舍不得快速看完。从弱冠之年到杖乡之年,我曾经无数次阅读,这样不舍的感觉却又是始终伴随,不曾有任何改变。

《边城》和《雪国》开篇,全都提到了“路”,就像我寻访他们的故居,永远伴随着“雨”。

《边城》是这样开篇的:“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那么《雪国》的开篇呢?有着与《边城》相似的意境:“穿过县界漫长的隧道,便是雪国了。夜空下已是白茫茫一片。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下了”。

这两部作品的人物都不多。《边城》开篇便讲了,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和一只拟人化的懂事的黄狗。《雪国》则只有岛村、驹子、叶子和行男四个人,并由这四个人建构了两个并不复杂的三角关系。两部小说都没有紧张的情节,没有激昂的语言,只是关心人物命运,所有景物、环境和气候的描写,无不是为了塑造人物。

我特别喜欢这两位作家的语言。一位评论家把文学作品的写作归纳为“语言、细节、情节和结构”四要素,语言排在第一位,是文学作品的关键,也是作品最重要的技术支撑;再好的故事,再好的结构,语言要是不好,肯定要打太多的折扣。而《边城》和《雪国》的语言,则是精致的、准确的,是我喜欢的。沈从文和川端康成通过语言所漫溢出的那种淡淡的忧伤,营造出来的那种独特的意境,让人魂牵梦绕、欲罢不能,最主要的还有,那种意境与故事发生地的氛围完全融合,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比如他们是这样写的:“不大一会儿,他(岛村)觉得倦乏了,转身撩起浴衣后襟,一溜烟跑下山去。从他脚下飞起两只黄蝴蝶。蝶儿翩翩起舞,一忽儿飞得比县界的山还高,随着黄色渐渐变白,就越飞越远了。”(《雪国》);“河面已濛濛眩眩,看去好像只有一只白鸭在潭中浮着,也只剩一个人追着这只鸭子。”(《边城》)。

这两部小说中的细节,同样让人难以忘怀。其实,读完一本书,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故事可能忘记了,但精妙的细节肯定不会遗忘,并通过难以忘怀的细节牢牢记住这部著作。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在他们的《边城》和《雪国》中,绝妙精准的细节处处可见,写人的细节太多了,在这里不妨举例动物和昆虫来说明。“蓬蓬鼓声掠水越山到了渡船头那里时,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只黄狗。那黄狗汪汪地吠着,受了惊似地绕屋乱走,有人过渡时,便随船渡过河东岸去,且跑到那小山头向城里一方面大吠。”(《边城》);“回到房间,看见那只躯干粗大的飞蛾在隔壁点着十支光的昏暗的房间里,把卵产在黑色衣架上,然后飞走了。檐前的飞蛾吧嗒吧嗒地扑在装饰灯上。”(《雪国》)。

那只黄狗和那只飞蛾,犹如木刻版画一样,给人以鲜明的深刻印记。

五

沈从文与川端康成的人生经历,也同样有着太多的相似性。

沈从文年少时曾经跟随土著部队流徙于湖南、四川和贵州一带,后来成为行伍一员。再后来脱下军装来到北京,成为“北大”旁听生。1948年因为诸多原因受到强力排挤,故从小说创作转移到文物研究方面。并在不久后因受压力而陷入抑郁之中。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去世,他的身体状况始终不佳,说话和行走都受到很大的困扰,因此导致他的精神状态始终在抑郁之中徘徊。

川端康成也是如此。在他一岁时,父亲患结核病而死,一年后母亲也因同样病症离世,他从小与双目失明的祖父相依为命,十五岁时祖父离去,他从此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极端贫苦的生活以及精神上的漂泊无定,让他的性格也就变得更加孤僻。直到最后晚年自己结束生命,他的一生始终是在忧郁伤感中度过的,这与沈从文晚年的精神状态极为相似。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留下了精美的文字,留下了凄美的故事,留下了不朽的文学经典,同时也留下了对社会、对人类的深重思考。

白鹭飞来

□王建生

“宋寨桃花潭生态文化园”成名是近两年的事情。

旧时,人称这片丘陵岗为不毛之地,长不了庄稼,收不成粮食。明万历年间,宋家先祖从江西迁来,得一高人指点,落脚“龙地”,繁衍生息,遂成宋寨。遗憾的是,族谱续修二十几代,宋寨人丁兴旺,而此龙地却始终寂寂无闻。原因相当简单:龙,缺水!大集体时,山岗上的一条渠道修到三十公里之外的麻城市,几乎每年都要从水库买水。可是,线路太长,到头来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十年前,一个姓罗的后生辞去公职,来宋寨组建专业合作社,并承包下贫瘠的山地。几番磨砺,几番淘汰,成活了满山桃林。接着,春办“桃花节”,夏开采摘园,还引进技术和设备,办起了加工厂。鲜桃不愁销了,周边五个村都来了积极性,人们围绕宋寨栽桃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桃林面积迅速扩大。于是,新洲区三店街道请来专家教授策划大产业。几个戴眼镜的读书人转山转河转桃林,转出了唐人李白的诗句。

龙年,芒种节气在前,紧随其后的是端午节,适逢宋寨桃花潭的黄桃园开园采摘。那些天,天公作美,小雨降温,大别山南麓仍是人间四月天。休假的武汉人一脚油门,便来到了宋桃广场。宋寨村欢迎八方客人,打出了自有的游乐“组合拳”:采摘区,黄桃香甜,红桃酥脆,说得人口水直流;农民大舞台,好戏连场,锣鼓家什、唢呐胡琴,欢歌笑语闹翻天;游乐场,多个项目饱含着田园的野趣,孩子们玩得乐不思蜀。

我也凑一回热闹,嘻嘻哈哈地排在入园采摘的队伍里。忽然,天上飞出两只白鹭,大翅膀在头顶上一开一合,像是老朋友,招我去玩。

白鹭,我习惯叫它鹭鸶。春季,老家庙下冲早秧窖田,大黄牛拖着犁耙翻耕,鹭鸶紧随其后,赶都赶不走;夏天,我们到举水河为生产队放猪,鹭鸶在河滩上来回走动,捕捉食物。我们互不干扰。

年少时的印象中,大别山南麓鹭鸶不多,平常相见少。偶尔见到,也只有一只两只,最多三只,而且都是分散活动。

我情不自禁地离开了入园采摘的队伍,朝着白鹭飞去的方向,向前,再向前。

步移景换,一幅农耕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逶迤的河沟在一簇簇灌木的护卫下,穿越波涛浩瀚的丘陵山包,蹚出一溜长长的山冲,低处种水稻,高处栽桃树,山脊背是粉墙黛瓦的宋寨街道。小河边,层层梯田依坡势渐次铺排,四台拖拉机来回“芒种”,深耕、整平、施肥,各司其职。机身走过,绿草倾覆,泥土翻新。一群群白鹭或紧随拖拉机前后,或分散在水田之中,或相互亮翅嬉戏。动静结合,虚虚实实,乍一看,一片白茫茫。

我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白鹭场景。我试图弄清白鹭的数量,折腾了半天,仍然数不清。那一刻,我蹲在田埂高处,瞪大眼睛,享受大自然的和谐生动。

欣赏白鹭,如同欣赏一群生活的勇士,它们不惧拖拉机轰隆隆来回奔跑,泥浆四溅,自由自在地捕食泥土中的鱼虾、虫子和田螺。同时,它们也很智慧,当拖拉机呼啸冲过的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嘴里差点叫喊起来,生怕伤了白鹭,或者污秽了它圣洁的羽毛。说时迟,那时快,白鹭翅膀一展,飞上天空,矫健的几个盘旋,又轻轻地降落到被拖拉机翻耕的水田中。我笑自己杞人忧天,也想起了宋人虞似良的诗句:“一把青秧趁手青”“白鹭飞来无处停”。唉,怎么会无处停呢?爱到深处,必添忧愁。

欣赏白鹭,好似欣赏一群舞蹈演员,不说形体美——那是必须的,不说洁白的羽毛,铁色的喙,青色的长腿,通身上下色彩协调,还有一副善于表情的长脖子。单说运动中的白鹭,举手投足皆有韵律,摇曳多姿。眼前的它们,或在空中飞舞,或在泥里行走,或伫立凝望……可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去年我来,不见白鹭,今年的白鹭来自哪里?带着疑惑我们走进餐厅。送菜的大姐倒是笑了,她说:“你们大汉口的城里人来宋寨看桃花,白鹭未必不能来?”

有道理!“水不在深,有仙则灵”。不要说宋寨的山不高,也不要说桃花潭的河水浅,只要花儿盛开,白鹭自来,宋寨便是人间仙境。